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七百二十四

集部

懷麓堂集卷九十五

明 李東陽 撰

文續稿五

經筵講章

翰林講讀之職有經筵有日講有東宮講經筵則摘經書要語為題先進講章至日陳于御案講官以次對講日講則循序排日上進起止撰成直解默記暗

誦如東宮之制尤為切要雖儀節不同所以敷析義
理培養君德則一而已東陽自憲宗朝入翰林歷編
脩侍講十有餘年成化丙申始入經筵侍班兼撰講
章甲辰以侍講學士侍東宮班皆不預講事至孝宗
朝屢遷太常少卿仍兼侍講學士弘治壬子始直日
講兼經筵講官及進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亦如
之今上皇帝嗣統之初東陽實在內閣請以秋冬先
就日講而職在提督正德紀元之春經筵肇啟東陽

以例開講蓋至是而講讀之職始畢仰惟我國家誕
啟文運太祖太宗聖神天縱固無待於學問而能仁
宣兩朝皆以長君御極豫教之成其來久矣成化弘
治間聖學緝熙文學法從之臣朝夕誦說各以所學
期効分寸之益東陽雖久塵禁近晚充講官不二三
年遂叅機務其以經義供職事者無幾顧程頤之積
誠范祖禹之按講惴惴焉惟恐不及句讀訓詁雖非
大義所關然舍此無以為感格之地也謹彙次所撰

講章直解若干首為二卷別有三謨直解內閣所備
未經聽覽者則不及錄云

中庸講章二首孟子一首書經二首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這是中庸第二十七章說聖道至大惟聖人能行之的
意思洋洋是流動充滿之貌峻是高大優優是充足貫
徹的意思禮儀是經禮禮之大處威儀是曲禮禮之小

處其人是指聖人說道是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之所共由惟聖人能盡之所以喚做聖人之道子思說聖人之道先說箇大哉二字以贊美之如何見得大處看他洋洋乎在天地間流動而不凝滯充滿而不欠缺以言其功用則凡洪纖高下飛潛動植之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都是此道之發育蓋物之所以為物不過陰陽五行之氣此氣之所以流行即此理之所以流行也以言其體段則天下之物至高莫過于天至大亦莫過于

天此道之高大極至于天而與之無間蓋天地之間不
過陰陽五行之氣此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
這是聖道之極于至大而無外所以說洋洋乎發育萬
物峻極于天子思又說這道理優優然大矣哉凡天下
之事禮儀大處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有三百條
之多無非此道之所存威儀小處如俯仰進退揖讓升
降之類有三千條之細無非此道之所在這是道之入
於至小而無內而並可以見其大也所以說優優大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這箇道理雖是流行在天地賦予
在萬民散殊在萬物然物得其偏而不得其全人得其
粗而不得其精惟聖人盡此道於身故能行此道於天
下所以說待其人而後行待之一字可見上天之道必
有所付託而使之行而其生聖人者亦不為無意矣臣
嘗論之聖人之道雖至高至大而其條目品節却至精
至密聖人將那高大的收拾向細密處著實做將去外
有以極其範圍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故此道

流行於天下無一毫欠缺使其自己有一事之不盡則
於天下必有一事之不行矣豈足以為聖人哉蓋佛氏
說空寂老氏說虛無皆窮高極遠自以為聖人之道若
究其實則至於絕人倫廢飲食茫然無所用於天下天
下徒慕其名不辨其失沉溺迷誤愈久而不自知此吾
道所以不能行而求其行之者必待於聖人也然道雖
常存而聖人不常出故道之在天下行者常少而塞者
常多自堯舜以來大率數百年而聖人出出則行不出

則塞孔子以聖人而不得位于是以此道傳之後世而
不行者久矣伏惟皇上以聖人之資傳聖人之道居行
道之位而操參天地贊化育之權復隆古之太平除異
端之末學正有望於今日之盛也臣等不勝至願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
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
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
可以與天地參矣

這是中庸第二十二章書說聖人至誠的妙用直與天地一般至是至極誠是真實無妄盡是無欠缺的意思性是天理賦與人的道理贊是相助化育是造化生育處參是相參的意思子思說惟聖人之德極其真實無有虛假天下不能加尚他既無虛假便自無有私欲當初上天賦予我的道理都能盡得如性中有箇仁便真箇盡得這仁的道理性中有箇義便真箇盡得這義的道理性中有箇禮智便真箇的盡得禮智的道理內外

精粗始終遠近一件件察得都無有昏蔽一件件行得都無有欠缺若是有一些虛假如何是盡得這如是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在人的性也同是受于天的只是稟得氣質有不同處聖人能盡自己性故能真見那人的性與我一般使他亦能盡其性如不仁的教他盡得仁不義的教他盡得義無禮無智的教他盡得禮智都無有不能知不能行處這是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在物之性也是受于天的只是稟得形氣全不同於

聖人既能盡人的性故能真見得那物之性也是一般
使他也能盡其性如牛便教他耕墾馬便教他馱載仲
夏便斬陽木仲冬便斬陰木獮祭魚然後捕魚射祭獸
然後田獵與凡生剋制化飛潛動植之物一件件都處
得停當無有不得其用不得其所的這是能盡其性則
能盡物之性天地造化生育之功雖是至大無外然亦
自有分限天能賦子人道理不能使他盡這道理必待
聖人教化他然後能盡天能生萬物不能使他自然成

用必待聖人制度他然後用得是天地的化育也是聖人贊助他這便是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至高莫如天至厚莫如地聖人在中間也只是箇人因他有這贊助化育的功故能上配天下配地將一身參在中間與天地並立為三少一箇不得這是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蓋天地間只是一箇實理升而為天降而為地鍾而為人散而為物故人稟天地之氣體即天地之體心即是天地之心本都真實

無妄只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纔有不實便與天地萬物不相干涉了聖人出而為天下民之主以天地之心行天地之事故其功用效驗直至參天地贊化育而後已若使天下有一箇不善的人有一箇不得其所的物便不叫做參天地贊化育求其所以能如此者不是先盡了自己的性如何做得故子思論參贊天地必本於至誠其旨深矣這等德行這等事業只是堯舜能之如欽明文思濬哲文明便是盡性平章而於變時雍慎徽

五典而五典克從便是盡人之性山川水土則大禹成其績草木鳥獸則伯益順其生便是盡物之性故堯舜之功直與天地為無窮洪惟皇上以堯舜之資居堯舜之位可以建樞機於四表可以溥化育於羣生使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以成參天地之功者只在皇上一心之誠何如耳伏惟聖明常加體驗一件政事如何是誠如何是不誠一件道理如何是盡如何是不盡民已化矣惟恐有一人之不化物已安矣惟恐有一物之不

安擴而充之以求乎其極則堯舜之治復見於今日矣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這章書是孟子滕文篇孟子答陳相說帝堯治天下教民復其常性意思聖人指帝舜說契是舜臣名司徒是舜時官名專管教民的事人倫是人之彝倫固有的道理即下文五件便是孟子因陳相說許行之道要與民

並耕而食因曉教他說聖人治天下只是教養二字帝
舜聖人因帝堯舉用使禹治洪水益治山澤民得其養
又恐民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深以為憂
乃使契做司徒之官以教天下且說契把甚麼教他只
是將民原稟受于天的五件彝倫人性中固有的道理
是那五件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人之有生至親的莫如父子有父子便自然有
箇親愛的道理為父者自然慈憫他的兒子為子的自

然孝順他的父母都是親愛上發出來這便是父子有親有天下便有君臣君臣便自然有箇義合的道理為君的以義使臣事不合義則不可使他為臣的以義事君義有不合則不可苟祿都從義上發出來這便是君臣有義有夫婦便自然有箇分別道理夫婦相處恩義親密中間却有分限夫是夫婦不相瀆亂這便是夫婦有別有長幼便自有箇次第的道理長幼相接等級不同中間却有箇次第不相侵犯這便是長幼有序

有朋友便自然有箇信實的道理朋友相交彼此來往誠信交孚不相疑忌不相欺誑這便是朋友有信這五件人倫都是人稟受于天固有的道理只因飽煖安逸為私欲所遮蔽將本心都喪失了聖人教民提撕警覺引掖開導他使他每各自完復了那本然之性所以風俗醇厚天下治安聖人憂民之心方可以少釋矣使天下有一人不復其性則聖人之憂不止也是固不可與民並耕而亦何暇于耕乎臣案聖人治天下有君師之

責君主養師主教二者治天下之大道也。孟子告陳相雖是一時闢邪扶正之辭，實乃萬世君天下者之樞準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雖堯舜盛時猶不免於五品之不遜。今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民情久而易遷，法令久而易玩，豈無一人不復其性者？仰惟皇上繼祖宗之鴻基，膺君師之大任，憂民之念，思切淵衷，伏望以身為教，而示民之可從，以道為治，而化民之弗率。唐虞之治將復見于今日矣。臣等不勝欣願之至。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這是周書康王之誥說文武有聖德得賢臣故能受天命有天下的意思文武是周文王武王丕是大平是均平富是富足務是專用力的意思咎是咎惡底致至是至極的意思去處齊是兼脩信是誠實周康初即位告諸侯說道舊時文王武王為君之德溥博而不狹隘使

天下無有彼此均平而不偏私使天下無有厚薄減薄
稅歛使天下都富足無有窮困這是不平富人有罪惡
不得已而復加刑刑又輕損而不深刻謹慎而不差誤
不曾專意去尋人的罪惡這是不務咎這箇心推行將
去都到那至極的去處兼盡得來都極誠信無一毫虛
假內外充實自然光輝發越明白在天下人耳目所以
說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熊與羆都是猛獸不二心是一心又是治康王又說昔

文武那時却也有熊羆一般的武士與純一忠實不二心的賢臣同心協力輔佐文王武王保護經理我周邦國所以說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端命是正命訓字解作順字文武有此道當受正命天也順他所以下箇順字付是託畀是以康王又說文王武王既有這等聖德又有這等賢臣輔佐他以此承受上天的正命上天以此順文王武王之道把天下交付與他主管故文王時三分有二武王時天下大定所以說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康王之意是說文武如此聖德猶委賢臣輔佐况我之德不及文武即位之初不賴羣臣輔佐如何保這天命求助之意可謂切矣臣嘗論之天命之所付託在人君助人君以共承天命者在大臣人君知此理必能任用賢才不肯自恃聰明人臣知此理必當竭盡才力不敢曠廢官職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然後可以承天命治天下此是一定的道理然一代創業之君必有一時佐命之臣若繼世之君

當即位之初尤不可無舊臣之助故成王告周公說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及康王求助諸侯亦是此意後來二君都是保邦致治時有召公畢公在其致天下安寧刑措不用號稱守成賢主豈不是諸舊臣輔佐之功後世守成之君如漢元帝尊蕭望之為師傅高帝知褚遂良為顧命之臣不但不肯聽信又將他枉害了這是有賢而不能用的成帝師法張禹與議大政宋禮宗尊寵史彌遠惟言是

從這是用臣而非其人所以當時邦家禍患有不可勝
言者洪惟我朝聖祖神宗弘謨偉烈列聖相承重熙累
洽百有餘年守成大業未有盛於今日者也然功成治
定逸豫易生聖帝明王未嘗不以為慮伏惟皇上思上
天付畀之重念祖宗創業之難體左右臣職之重推廣
聖德專任賢才以隆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則成康之
治不足言矣臣等不勝至願

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這是傳說告高宗以法古為治的意思王是稱高宗建是立獲是得昔商高宗既得傳說為相訪以為學之道傳說因稱王以啟其君之聽說道凡人須求聞見廣博于天下的道理無所不聞無所不見這是為何惟要建立天下的事功蓋有一事必有一理有一件道理不通便有一件事幹不得然不可全資於人又要求之於古前代聖王修身治天下的道理都有訓戒與後人做師

法如二典三謨之類件件要學則天下之道理自然有
得于心比之資于人者尤為親切這便是人求多聞時
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傳說說人于行事之時若是
不以古訓為師法只將私意小智變亂舊章有一利必
有一害利處常少害處常多必至于下失人心上傷國
體而欲久安長治永保子孫則非說之所聞言必無此
理也這便是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臣按經書
中言學字起於高宗傳說問答之詞蓋天下之人皆不

可不學而人君之學尤為緊要君之學與不學天下之
治亂係焉顧天下之理難辨而易昏天下之事難成而
易敗故必資于人以為聞見之地考諸古以證聞見之
真然後以成天下之治保天下之業高宗所以四海仰
德為令主豈非傳說之言有以啟之哉厥後宋臣范祖
禹講這一章書畢將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三
句重讀兩三遍所以警戒仁宗之意深矣恭惟皇上以
睿聖之資傳帝王之學日御經筵講求治道惟在體察

斯言推之天下而已臣等無任惓惓仰望之至

孟子直解十九首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
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

求是孔子弟子冉求季氏是魯國之卿當時與孟孫叔
孫號為三家皆魯國之強臣宰是家臣賦是取賦粟
倍他日是取民粟米比往日加一倍徒是類小子是衆門

人鳴鼓而攻是聲揚他的罪過切責他孟子說季氏為魯國之卿平昔越禮僭分不守臣節侵漁剝削刻害小民他的富貴已過於周公了冉求做他的家臣不能朝夕規諫更改他的德行已是不能盡職反替他取民米粟比往日又加了一倍橫征暴斂日甚一日使小民愈加困苦無安生地則其罪又甚矣當時孔子聞得此事乃對衆門人說冉求忍心害理附姦黨惡不是我的徒類你衆門人可聲揚他的罪過切責他蓋甚絕之意

也孔子既切責冉求然其意亦并警季氏孟子引之蓋欲使後世阿附權勢者知不為公論所容皆當以為戒也

右弘治五年五月初四日講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善戰是善與人爭戰服是受上刑是上一等最重的刑罰連是結次是次一等稍重的刑罰辟是開墾萊是高等

策任土地是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次是次一等稍輕的刑罰孟子承上文說人君不行仁政為人臣的却自恃武勇善與人爭戰殊不知爭戰之時兩軍交至兵刃相接傷殘死亡不可勝紀這等人若以先王之法律之當受上一等最重的刑罰古之人如孫臏吳起之類便是又有一等人臣專以連結諸侯以口舌遊說列國如干齊楚則言某國兵弱可取干梁陳則言某國財盡可伐引誘列國諸侯互相併吞沒有了期這等人若以

先王之法律之當受次一等稍重的刑罰如蘇秦張儀便是又有一等人臣志在興利聚斂到處剪除了草萊開墾做田土分與百姓每着他耕種納賦稅年年徵科但知富國全不恤民這等人若以先王之法律之當受又次一等稍輕的刑罰如李悝商鞅便是這一節蓋言當時人君不行仁政人臣專以此三者之事取名於世都是先王的罪人孟子此章亦過人欲存天理之意有天下者不可不以為戒

四月初七日講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
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

恭是恭敬儉是節儉侮是侮慢奪是侵奪惟恐不順是
惟恐天下不順已聲音笑貌是假做於外的模樣孟子
說人君能持身恭敬不驕傲的必能體貌大臣禮接羣
下不肯恃其勢位輕易傲慢人君能用財節儉不奢侈

的必能取民有制不肯逞其威力分外侵奪人君這不
侮不奪便是恭儉之驗于行事着實的若侮人之君
任情使勢惟恐人不順其意豈能為恭奪人之君貪得
無厭惟恐人不順其欲豈得為儉這恭儉二字須是有
此實心成此實德積中發外自有不可掩者豈可本無
其實而徒以聲音笑貌矯揉粧飾假做於外哉蓋誠偽
之間天理人欲判然不同不可不謹當時列國之君或
有名為恭儉其實不恭儉的孟子此言亦必有為而發

然實君人者所當知

四月十六日講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
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
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淳于髡是齊國的辨士授是以物與人受是接受人物
溺是落水援是救豺與狼都是野獸權是稱錘淳于髡
問孟子說我聞得男女之間或以物與人或手受人物

都不親手交付只奠放地下使各自取去這果是古禮
否孟子答說古者男女不親手授受所以遠別嫌疑此
正是禮淳于髡又說假如嫂叔二人嫂是女叔是男嫂
或偶然落在水中為叔的倉卒無有器物若不以手去
救他必然淪死以手救他則於禮有碍不知當此時救
的是不救的是孟子又答他說嫂叔至親若嫂落水而
不救則陷於禽獸無復人理與豺狼一般如何不救且
男女不親授受是禮之經常人所共守嫂溺將手去救

他是禮之權宜一時之事譬如那稱錘一般隨物輕重或往或來務要取箇恰好處若死守常法不通權宜便不是道理惟於權宜之中稱量得合着中道此乃所謂禮也淳于髡之意將欲孟子從權救世故先設為問難而孟子亦以正答之其義還在下文

四月二十三日講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夫子是尊稱之詞指孟子子是男子通稱指髡髡因
孟子權字之義又設問說禮既有從權處方今天下大
亂百姓每都遭陷溺如落水一般這百姓每都是我的
同類也當從權去救他如何夫子都死守正道不肯將
就求仕以救天下孟子又答他說天下雖是陷溺惟道
可以救之不比嫂溺於水只消以手救援便可濟事蓋
士君子出處必以正道不枉已求人庶幾為時君所重
有言見聽有志得行方可救濟得天下百姓若是枉已

求人不在於時君所重諫不行言不聽德澤不下究如何
救得天下百姓今爾要我救天下却教我先枉道以求
合于人則是先棄了救天下的器具是要我以兩手救
天下豈有此理乎此章言事之變者固可從權若道之
正處決不可不守聖賢出處之宜大畧如此

右一授四月二十九日傳學士漸講講例每
三授則一溫為四日此以前溫書皆傳講以
後將輪溫而直解已預辦三日故以初授屬

傳而東陽講次授以直溫書又後凡有事妨
則五日後講而凡代講及溫講各附載所講
直解于此式云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至父子相夷則
惡矣

公孫丑是孟子的弟子不教子是不親教其子夷是傷
這夫子是子指父說公孫丑問于孟子說君子之於其
子未有不愛而教之者然從來不肯親自為教是又何

故孟子答說父子主恩若親教之則事勢或相乖戾至
於不可行故不教也如何是不可行處蓋教子必以正
道為主如教孝弟忠信之類若教之孝弟而弗從導之
忠信而弗率則為父的必謂其子不足教而以怒責繼
之矣夫既繼之以怒責則始也愛而教之今則反將那
天性之恩傷了父既傷其子那為子的又責父說夫子
以正道教我然我看夫子自身也未必行正道如何却
要教我則是子又重傷其父矣父子之間彼此相傷

則為父的陷于不慈為子的陷于不孝豈不是入于惡了這便是勢有不行所以君子之人不親教其子也教之之法詳見下文

右一授傅學士作五月初八日代講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
離則不祥莫大焉

易是交換責善是督責使必要為善離是情意間隔的意思孟子既答公孫丑君子不親教子之義又推廣說

上古之人既不親自教子又不肯棄而不教於是將兒子與人兩相交換着教他所以全父子之恩又不失了為教的道理蓋因父子之間骨肉至親不可互相督責務要他必行善道似朋友一般若父責子為善子又責父為善當其督責之時言語未免激切情意未免有間隔處一有間隔則父雖欲慈而反不得為慈子雖欲孝而反不得為孝父不慈子不孝則一家之內乖戾不祥的事無有大於此者責善本是好意其弊乃做出不祥

的事來古人所以不親教子務要交換相教正為此也
然所謂不責善者也不是全然不管如路人一般父之
於子當不義則從容訓戒子之於父當不義則從容諫
諍只是不可過於激切耳此又是孟子言外之意

五月十二日傅學士代講

已上三授三月
十六日溫講

孟子曰事孰為大至守身守之本也

事是奉事孰字解作何字守是持守本是根本孟子
設為問答說大凡人所當奉事的如事君事長之類非止

一端中間何者為大惟有事父母的道理最大人所當
持守的如守國守官之類也非止一端中間何者為大
惟有守身的道理最大這兩句是分說然就這兩件中
又以守身為要若能循規蹈矩持守其身不失陷於不
義之地便能奉事父母使他歡喜無憂無辱這等事乃
理之所當然我也曾間得來若是放縱曠蕩陷其身於
不義却能奉事父母使他歡喜全無憂辱這等事我却
不曾間得是事親者又不可不先守其身也這兩句是

摠合說且事君事長那一件不是事然人先有父母而後有君長必事親能孝則推之于君而能忠推之于長而能順此事親所以為事之根本守國守官那一件不是守然人有身然後可以做官可以治國必能守其身則推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推之於天下而天下平此守身所以為守之根本這兩句是反覆申明前兩句之意

五月二十二日講

曾子養曾皙_至若曾子者可也

曾皙名點是曾子的父親徹是收曾元是曾子的兒子
孟子既說事親為事之大于此又舉事親的實事說昔
者曾子奉養他的父親曾皙每設飲食必有酒肉不缺
臨到喫了將收去時曾子必請問父親說這餘剩的物
把與誰喫或父母問這物有無曾子必答應說有蓋恐
父親之意再欲與人便得與之也及曾皙死了曾元却
又奉養他的父親曾子每設飲食亦必有酒肉不缺臨

到喫了將收拾去曾元遂不問這物與誰或父母問這物有無必答應說沒有其意將欲再進父不欲別與人也這便是奉養父母口體而已若曾子則能承順父母要與人的好意而不忍傷了他乃養親之大者也大凡事親的人若能如曾子奉養父母的事不如曾元但養父母的口體則這人養親之道也把做可了夫孝如曾子已無以復加矣而止說箇可字者蓋人子之道雖做到十分極處也只是本分所當為豈以曾子之孝為有

餘哉孟子這一章既說守身為事親之大于此一段是見曾子能守身以事親之大的意思

右一授傅學士作傅省墓歸九月二十八日

代講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 一章

人是人君所用的人適是過責問是非間大人是有大德的大臣格字解作正字是物之所取正者孟子說大凡人君所用的人豈能人人皆當使有一人不當也不

足與相過責所行的政豈能件件都是便有一件不是處也不足與相非間蓋用入行政都是人君一心若君心有不正則雖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此用人之非所以不足過責行政之失所以不足非間惟有大臣者道全德備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譽望丰采自能聳動這等人方能格正君心之非但君心萌動時有一不正便格之以歸於正如君心有仁格之使必歸於仁則

凡用人行政之類莫不皆仁君心有不義格之以歸於義
則凡用人行政之類莫不皆義君心既歸於仁義則凡
不正處皆歸於正而凡用人行政莫不皆得其正夫君
者國之表率天下之所視倣者一正其君則天下之人
觀感興起無有不歸於正這便是國定果能正君而
定國則何必人人而去之事事而更之然後足以為治
哉孟子此章言輔相之職必先格君心之非而欲格君
心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這是萬世為大

臣之法

十月初八日講

十一月初十日溫講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是料度譽是聲譽毀是非毀孟子說人必有善纔
得人稱譽然稱譽之言未必皆實有一等人只是尋常
度日所行的事與衆人一般本不足以致名譽原他的本
心初不料名譽之至却偶然得人稱贊起來互相傳誦

衆口一辭這便是不虞之譽人必有惡纔被人非毀然

非毀之言也未必皆實有一等人小心畏慎所行的事

務求全美惟恐有些差失招人議論却無過被人非毀

說他不是這便是求全之毀夫為善得好名為惡得惡

名本是常理今乃有出於常理之外的這等處去須要

見得透修己的不可僥倖得名便歡喜自足了還要勉

強為善以求稱其名不可因外人言語便生憂疑只要

自家持守得定終身不改觀人的不可徒取虛名便輕易

進用人不可信人讒謗便輕黜退人還要仔細詳加詢訪實有可用然後用實有可退然後退他如此則無實之毀譽不能亂矣這却是孟子言外含蓄的意思

弘治九年八月十三日講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是輕易責是過責孟子說人之言語若發之不當必然遭人過責既遭過責以後必不肯輕易發言故凡人之發言時不計是非不顧利害只管輕易胡亂說將出

去這等人只是偶然不曾遭人怪責他以此不知懲戒
耳蓋常人之情前面無所懲創則後面不知警省自是
如此若君子之言則當謹而謹豈待有差失有過責而
後不敢輕易哉孟子這一章必有為而發然亦可以為
言語之戒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患是病患孟子說凡與人做師傅必是他學問有餘人
來求教不得已而應之乃可若是他心性好勝不待學

問充足只管好做人的師傅則自家滿足再無有進益了只是人的大病痛處不可不戒夫師之道固世之所不可無然亦不可輕易如此

右一授八月十四日程學士敏政講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一章

樂正子是孟子弟子子敖是齊大夫王驪的表字之是往先生指孟子昔者是前日館是客舍克是樂正子的名昔日孟子在齊國樂正子從着大夫王子敖往齊國

去孟子意說子敖是小人不當與他同遊因怪樂正子及樂正子來見孟子孟子說你亦來見我乎樂正子見孟子怪他不知何故問說先生如何說這等言語孟子又問他說你來到齊國幾日了樂正子答曰前日來的孟子說既是前日來的如何兩日不來見我我說這等言語豈不宜乎樂正子答說因舍館未定所以不曾來見孟子又說你曾聞得人說直待客館定了方纔來見長者乎蓋樂正子既已失其身又不早見長者其罪多

矣孟子且以不見之罪責之樂正子既聞得孟子說即引咎自責自稱其名說克自知有罪不敢辭矣這一章見孟子教人之嚴而樂正子勇于受責亦自可見凡為師的必以孟子為法為弟子的亦不可文過飾非為樂正子名教中之罪人也

八月十六日講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教來徒舖啜也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徒字解作但字舖是食啜是飲孟子呼樂正子說你這一遭跟着王子敖來更無他事但這圖此三飲食而已我不意你平日學古入之道不知擇所從之人是可與同行的是不可與同行的却專為飲食是何道理蓋學古入之道則能審於擇人嚴於處已遇可從之人雖無勢利簞食瓢飲亦所不辭遇不可從之人雖有勢利干駟萬鍾亦不為動子敖本是齊王倖臣孟子平日絕之未嘗與他說話今樂正子乃失身于此人宜孟子正其身

而切責之也

右一授程學士作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後是後嗣不告是不告父母娶是娶妻孟子說按古禮凡人不孝的事有三件阿意曲從陷親不義是一件不孝家貧親老不為祿任是二不孝不娶無子絕先祖祀是三不孝這三件中惟有無後嗣一件是大不孝蓋子

孫所以報本追遠在於祭祀若是不娶妻不生子絕了
祖父的祭祀不孝的事豈有大於此者故虞舜承帝堯
的命娶了二女不曾告他父親瞽瞍得知娶妻大事豈
有不告父母之理只是瞽瞍為父大不慈若是告知必
然不要他娶不娶必然絕了後嗣得罪反重故不敢告
也然舜雖不告君子論他則以為與告了的一般蓋天
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告者
禮也不告者權也禮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然常道人

皆可守權非聖人不能用若父之不慈不至瞽瞍子之
大孝不及虞帝却欲不告而娶則是天下罪人又不可
一概而論也

八月二十六日講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這實字解作結實之實孟子說仁義二者是人性固有的然仁主于愛而愛莫切于事親人能孝順父母便是
仁之實義主于敬而敬莫先于從兄人能敬事兄長便

是義之實仁義之道其用最廣比如一株樹愛物利民
都是仁之枝葉其本却自愛親之一件上推來以此便
見愛親便是仁之結實處忠君弟長都是義之枝葉其
本却是從兄上推來以此見得從兄便是義之結實處
人之良心發見惟此二者最為切近最為精實能於此
體認躬行而充廣之則仁義之道不可勝用矣

右一授陳學士作九月初七日溫講

智之實知斯二者至手之舞之

這三箇實字從上文兩箇實字說這三箇斯二者都指
事親從兄說節文是品節文章生如草木有生意一般
惡字解作何字蹈是舉足踏地的模樣孟子既說仁義
之實在于事親從兄又推智禮樂之實不在于他只在于
事親從兄這兩件道理知得明白又能固守其常不
離去了這便是智之實處禮之實只于這兩件為之品
節文章使其次第等級秩然不亂威儀文采粲然可觀
這便是禮之實處樂之實只是於這兩件中心悅樂和

順從容無所勉強既無勉強則這道理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既有生意則自然暢茂條達發將出來如何遏止得住既止不住則盛而又盛形於動容見於四體至于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矣這一章說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而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九月十一日講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至此之謂大孝

瞽瞍是舜父的名底至也豫悅也定是各止其所的意
思孟子因說帝舜之孝又推廣說舜能得親之歡又能
諭親於道事親的道理已盡到至極處故瞽瞍雖至頑
這時節都至到和悅的去處這便是底豫了只因瞽瞍
一至底豫凡天下為人子的知天下無有不可事的親
都做傲舜而為孝及至他為父的也都底豫無有不慈
這便是化瞽瞍一底豫了凡天下為父的慈為子的孝
子孝父慈各止其所無有不安其位的意思這便是定

舜之孝至于如此為法于天下自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所以稱做大孝蓋凡處人倫之常者易處人倫之變者難舜處人倫之變而能盡其孝故孟子舉之為萬世法也

九月十四日講

離婁章句上

這是孟子離婁篇後一半因簡帙重大分作章句下篇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都是地名岐周是岐山下周舊邑畢郢也是地名孟子說虞舜生於諸馮遷居負夏沒於鳴條都是東方夷服之地是舜乃東夷之人也周家文王生在岐周沒在畢郢大抵是西方夷服之地是文王乃西夷之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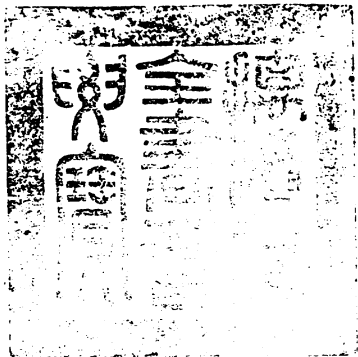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至其揆一也

符節是玉做成的篆刻文字從中分開使彼此各藏一半有事則左右相合把做信記揆是度孟子又說舜與文王地土相去有千餘里之遠世代相先後有千餘年之久而然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志行道於中國以及於天下則與符節相合一般無有差錯是聖人之生無有先後遠近之不同揆度將來其所在所行的道理則一而已非孟子深知二聖之心豈能形容至聖若此哉

弘治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講



懷麓堂集卷九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懷麓堂集卷九十六

七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七百二十五

集部

懷麓堂集卷九十六

明 李東陽 撰

續稿六

東祀錄

請書刻御製碑題本

題為公務事先該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源
等奏闕里孔子廟修建落成續該禮部題乞御製碑及

遣官祭告等因奏聖旨是遣尚書李東陽祭告欽此除
欽遵外臣竊惟修建孔廟朝廷重事而御製碑文及遣
祭祝文尤陛下隆師重道之盛心是宜刻之金石以昭示
萬世但本廟僻在一方恐無繕寫楷書之人不能揚厲
宸章有孤恩典臣奉將使命事體相關乞令制勅中書
舍人喬宗齋捧前項御製文字往彼書寫上石仍乞帶
領工部文思院副使閻傑就彼鐫刻事畢之日即令回
京該部施行照例應付廩給脚力便益等因奉聖旨都

准此該衙門知道欽此

代祀孔廟有述

我皇重孔教廟祀嚴春秋
睠茲闕里災有命事崇修
憲使告成功封章達宸旒
儒臣奉明祭吉日夙已諏
靡監信王事瀕行懼國憂
蒼黃變凶吉兩月停予輶
閏夏氣暄熱往哉難久留
黃扉地親切使命渺無由
向非重道心詎敢息與游
朝辭魏闕下暮宿張灣頭
發軔方草草計程勿悠悠
江湖與廟廊自古相為謀

憂旱辭

黃塵赤日無南北平田見土不見麥秋麥垂垂盡枯死
春麥雖青不滿咫秋田種少未種多田家四顧無妻子
官河水淺舟不行漕舟不比南舟輕河西鈔關坐不稅
太倉粳稻何時至一春無雨過半夏貧民望雨如望赦
安得一雨如懸河坐令愁怨成歡歌我行雖難奈樂何

天津

玉帛都來萬國朝梯航南去接天遙千家市遠晨分集

兩岼沙平夜退潮貢賦舊通滄海運星辰高象洛陽橋
河山四塞喉襟地重鎮還須擁使軺

夜過滄州二絕

滄瀛直上海門深南北流來自古今牧馬尚談今日事
買牛須見古人心

野涼溪樹晚蕭颼淺掛輕帆汴急流獨坐舡窓清不睡
聽風聽水過滄州

弔顏魯公詞

平原之疆漢侯所邦慨叛孽之突起值唐廷之弗綱列
城失勢以風靡長途眯目而塵揚穴有首鼠轍無怒螳
彼二十有四郡豈一士之可望乃有循吏出守忠臣作
防既炳見乎先幾復潛鋒于外攘練周兵于丘甸峙魯
遂于芻糧方其開筵饗士灑涕沾裳威振虎豹氣吞豺
狼屹砥柱之中立任奔流之湯湯破衆醜之心腹扼中
原之喉吭隱犄角之交應與常山而為雙當是時也飽
宴安之醜毒嬰富貴之膏盲釁起褒姒禍延金張爭射

利以賞國孰扶顛而救傷如公者狀貌不達于蔽旒足
跡不登于巖廊而乃身任國紀義存天常悲舉世之莫
變信斯人之孔臧及乎姦相譎使強藩脇降年既老而
益壯辭不煩而愈昌指山河而誓死與日月而爭光稽
往牒之具載想英風之未亡瞻廟貌之伊邇恨東芻之
莫將莽川陸之既暮見高原兮蒼蒼

將至德州徐都憲仲山來迓是夜微雨

說早談荒夜不眠曉來衝雨各開船不辭飄灑沾衣袂

且愛依微入野田雲好不應風作崇路長真以日為年
無端又屬淹留坐醉下蓬窓一點然

次日大雨至夜喜而有作

打窓鳴雨喜來過坐聽歡呼雜擢歌沙口渡喧人語亂
枕樓風急水聲多塵心散渴真消得農事雖宜奈晚何
七十二泉雲霧裏可能流潤入官河

過安平鎮減水石壩有懷劉司馬長句

黃陵江頭河水黃衝沙走石聲礮礮北趨平原下廣澤

直使運道無津梁坐滯漕舟百萬石賈船山壅徒紛靡
帝遣臺臣出治水水性硤兀難為降千金作竭萬夫力
頃刻下墮輕毫芒臺臣焦思廢食寢夜夢神禹授以玉
簡青琳琅水行在導不在障豈以水石爭濤瀧地靈順
軌水怪伏河遂南徙歸徐方因高為陵下為澤復有石
壩磊犖長如岡豐功偉績不可以數計此乃餘力非末
強憶昔文皇建都向燕薊中稟汶泗通漕綱尚書朱
公富經畧世上但識陳恭襄

瑄

武功

徐公

何人亦竒

士盛以勲績為文章四十餘年復一決嘆此之績安可
忘帝命儒臣分書刻金石此記正屬臣東陽使船東來
一登眺風日颼爽炎天涼是時臺臣入兵省我在江湖
思廟廊但願此岡不墮河不徙縱有帶礪無滄桑

過汶上訪思聖堂

東入齊魯疆始見聖跡存曰茲中都地宰此社與民大
哉堪輿門何者非吾人平生轍環志且復先鄉鄰損也
不宰費顧此逃權臣跡殊本同義於道諒有聞見賢且

思齊希聖復何云徘徊古祠下感慨傷心神

望闕里

闕里分明聖域開魯邦遺趾豈蒿萊衣冠夾路清風引
香帛盈門好雨來天外遠山皆拱護眼中新廟已崔嵬
茲行合是平生事况有文章出上台

新廟告成事

巖巖岱岳新廟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增載拓
以光於前畧新廟既構其輝孔昭如幅斯輳如越斯茂

若繪若繡惟功之懋厥有加於舊惟天降災鬱攸是崇
惟斯文之恫惟帝降命有嚴厥工惟中丞之風監司之
功廟祀俾俶帝命孔肅曰此大事我其可弗告粢牲冊
祝言輔臣是屬臣拜稽首臣曷敢弗恪廟既新止禮既
殷止聖靈降鑒饗吉蠲止天右斯文實享厥屯如貞斯
元如冬斯春惟國有明祀於千萬年

右新廟五章一章六句一章七句一章八句

一章十句

謁尼山廟有述

迢迢魯城路望望尼山峯坤靈在其西

坤靈
洞名

顏母

山
名在

其東周原敞弘地中有文宣宮年深歲復改上雨兼旁
風蒼黃設俎豆俯仰思儀容周旋入寢殿榱桷半已空
丹青剝像貌暴露炎埃中因之起深痛感額面發紅荒
苔臥石柱隱隱雙雕龍乃知前朝事規制本宮隆興替
會有時闕里方尊崇紛紛緇黃輩各自傳其宗琳琅映
貝閣勢若爭雌雄吾曹衣冠士此涕詎無從昨逢中臺

彦徐都憲
盧侍郎感舊傷遺踪惜哉不共到獨此心忡忡他時

按部後為我迴青驄

謁顏廟

至德不世出所居必有鄰依依闕里東見此陋巷存天
資本純粹况乃沾陶甄禮樂以為邦克復以為仁當時
七十子此道鮮有聞行藏亦時可不道周公貧傷哉宣
尼慟此涕復何人公封與廟配俎豆垂千春古祠久荒
敝廢井尚未堙洞酌代明祀冷然洗心神舊第入環堵

纓冠見雲孫因之訪孟廟鄒嶧東嶙峋遙瞻孔林在且
薦清溪蘋

曲阜紀事

天下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往來敦一方烟火無菴觀

本縣僧道
不入境

三世絃歌有子孫城郭已荒遺址在書文半

滅古碑存憑誰更續東遊記歸向中朝次第論

謁孔林

墓古千年在林深五月寒恩沾周雨露儀識漢衣冠駐

蹕亭猶峙

宋真宗亭

巢枝鳥未安

世傳鳥雀不入林

斷碑深樹裡無

路可尋看

周廟

祀周公也

游于庠薦于庭坐于廟堂孰使我冠裳兮

或飽而飫或煖而舒或佚而娛孰安我起居兮

孔道之傳兮周祀之綿兮魯封之存兮曷以不永年兮

右周廟三章章四句

謁少昊墓

古稱少昊氏云是五帝先冊典既茫昧氏名僅流傳建

都魯城東遺址有軒轅至今高原上陵樹鬱成阡豐碑

不刻字遺恨宣和年

宋徽宗造碑甚鉅
值金亂不果立

國朝重明祀香

帛隨纁玄

時制每三
年一祭

我來訪舊跡幸未迷榛菅四顧林

莽間野意各蒼然停車問父老相對兩無言

會東池有懷東莊聖公

半簾斜日罷登樓夢醒重來是舊遊山雨尚含青竹暝
水風先動碧河秋望重東嶽疑千里興比南溪欠一舟

好事主人無在者十年心賞為誰酬

過曲阜孔永道見兆先壁上詩志痛一首

款語清茶去復留敗墻殘墨重回頭無端又作春聲嘆
拭目西風兩泪秋

泛南池有懷南溪聖公

輕舟別浦路迢迢危石虛亭影動搖雲去好山爭入座
雨來新水欲平橋多情留客空杯酒舊事傷心但柳條
今日我來還我去小山叢桂竟誰招

望嶽

偶上奎文閣來觀秦嶽峯半空翻碧浪平陸走蒼龍紫
愛沾嵐濕青憐潑黛濃長源隨迤邐高樹助蒙茸幢節
迎還送戈矛擊更衝烟霞變明晦雲雨驗豐凶混沌天
初闢精靈地所鍾分疆書禹貢肇域紀堯封挹淺臨滄
澗憑虛揖華嵩行尊宜作太名重合稱宗外歛神無迹
中涵德有容廟嚴王者象植古大夫松北闕身長繫東
輶境暫逢崖躋愁月觀谷嘯想風從聖主勞心切儒臣

樂事慵餐，食慚驛廩，輿從憫官庸。歲旱當憂國民勞，恐
病農我方頤一笏，誰共手雙筇。日月蹉跎，易溪湖隔限，
重奮飛翰鳥翼，飄泊信萍蹤。濯日思晞髮，凌秋憶盪胸。
酒闌多爽氣，涼思脫惺鬆。

祭尼山廟文

維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五月庚寅朔越二日辛卯具
官李東陽奉勅代告闕里廟庭成事之後恭謁尼山謹
率中書舍人喬宗以牲醴香燭之奠昭告于先師大成

至聖文宣王曰聖人之生必當貞元之運稟川岳之精
岱宗之麓有山曰尼洞曰坤靈者吾夫子之所生也仰
惟德合元化道存六經集群聖之條理開萬世之太平
者實吾人所賴以有成也薦享之禮報答之義達上下
遠邇而無間者天下之同情也瞻我闕里有嚴廟庭屬
重建之舉為代告之行蓋統于專命而不敢以附託為
私榮也故踰三日之祭而不遠數十里之程辨香之獻
少牢之薦亦惟以致愚誠也若乃幼而學壯而行為子

而孝為臣而忠嚴出處之分慎始終之節以質于幽明者方竊有志焉而懼未之能也萬冀聖靈其幸鑒之庶幾無負于心盟也謹告

祭南溪公文

維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五月庚寅朔越三日壬辰具官忝眷李東陽欽奉朝命祭告于闕里聖廟越既竣事乃克以剛鬣柔毛庶饑之奠致祭于故衍聖公南溪先生親家之靈曰予昔弱歲與公同朝邈乎其未始接也

粵自冰玉羅洗馬之好濟寧之邀竟回舟于興盡空命
駕于神交既而德卿陳提學惠我以柯伐賦我以桃夭
仰聖門之蔭澤挹令子之丰標書不越月望不崇朝公
蓋嘗有意于予矣謂在潞水之瀕燕都之郊及乎新廟
有負我車載膏奉王言于綸綍戒邦禮于牲牢瞻宮墻
而再拜歷庭館而同遨曾不幾時而公不我留也諒四
美之難具嗟萬物之既凋知此事之非偶嗟吾生之不
遭徒許心于掛劍猶戀德于緜袍已矣乎丹書玉節不

可以久駐空痛哭而還鑣嗚呼尚饗

祭東莊公文

前與公交義則隣曲後與公親情則骨肉公實為之豈
必天屬新廟既揚代祀孔肅中更歡戚屢變寒燠公實
啟之天竟從欲我來何遲公去何速入公之庭不聞荒
墳坐公之筵不聆言笑默默蒼天悠悠九泉我來有期
公不少延我之思公昔公之行贈有篇帙今公之沒葬
有銘刻公性所嗜公心可質我之來思久願永畢公乎

有知鑒我芬苾尚饗

代告闕里孔子廟記

弘治甲子春正月重建闕里孔子廟成蓋自巳未夏六月以災告上既命學士臣李傑往告即下山東巡撫巡按暨布政按察諸臣議重建焉前僉事臣李宗泗規畫畧定今僉事臣黃繡綜理周畢而巡撫都察院臣徐源實綜之輪奐閎偉髹繪輝赫皆加于舊而告成事者臣源及監察御史臣陳璘也事下禮部尚書臣張昇等以

為是數百年之曠典請加崇建以昭示天下上親製碑
文祝詞命太常具香帛有司備品物卜日御正殿傳制
特遣臣東陽自內閣行祭告禮會有孝肅太皇太后之
喪既釋服卒哭上未忍悉從吉典乃避殿賜勅以行臣
東陽奉命惟謹以閏四月丁卯辭陞祭未至於廟時臣
源實方迓於境衍聖公臣孔聞韶方在父喪聞命蹶蹠
易服迓於郊曲阜知縣臣孔彥士扶疾迓於驛甲申遂
致齋越三日丁亥乃祭中書舍人臣喬宗亦奉命有事

於廟右通政臣韓鼎以督河至御史臣陸偁以巡撫至
臣盧瑛以清軍至左布政使臣曹元按察使戈瑄署都
指揮僉事臣申寧以三司長至左叅議臣冒政以分守
至僉事臣袁經以分巡至副使臣陳鎬以提學至而臣
繡同在皆陪位分獻東哲則臣宗西哲則臣元東西廡
則五經博士臣顏公鉉臣孟元啟聖王殿則三世學錄
臣孔公璜孔氏之族無遠近小大來會者以數百計前
日時雨連降及期而霽禮成之後星月朗耀神人歡暢

歌工舞佾奉器執事之臣下逮胥隸僕從皆欣欣然如雲之從風水之赴壑有不令而集者臣東陽乃退而嘆曰於戲人性之善惡豈不信哉夫自情蕩性鑿之後雖積歲累月嚴刑峻法以驅之使入于聖賢之域而不可得也及乎入聖人之鄉觀聖人之所為居接其子孫族姓見其禮聞其樂而以想像其形容卒然之間忘心與跡心釋而不自覺蓋凡卑且賤者皆然而士大夫之貴而賢者不待論也然則天理之在人心者曷嘗一日而

志哉且夫褒崇之典雖于聖人無所加損而與世道常相為重輕故太牢之祀肇開漢業展拜之禮宋道興焉我國朝太祖高皇帝封爵奉祀建學置官逮我憲宗純皇帝增樂舞八佾籩豆十二天子之禮至是始備重熙累洽蓋有由然聖天子登極視學以來益加崇重是役也至集天下之財聚數年之力又輟論思輔導之職詔旨諄切禮意深厚出乎常格所以示天下德意指其向方一轉移振作間而應者固若是速也夫明乎祭之義

則可以治國使天下知孔子之當祭則知其道之當行
為臣必忠子必孝無不復其性者擴其端而充之將不
自今日始乎臣不佞敢紀成事以告來世若闡揚道德
以彰教化則金章宸翰昭如日星有目者所得共覩臣
曷敢贊一詞哉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史官會典總裁臣李東陽拜手稽
首謹記

重建孔子闕里廟圖序

闕里孔廟之重建也其經費所出為竹木之稅舟船之稅麥絲之稅及公帑之歲其名物之籍木則市之楚蜀諸境石則取之鄒泗諸山瓦甃鉛鐵則官為之陶冶丹堊髹漆則集之于商斲削搏裁雕琢繪飾之工則徵之京畿及藩府之良者而夫役則雇之民間而官予之直若食焉巡撫之官始則都御史何公鑑巡按若御史高君崇熙布政若王君沂按察則陳君璧督工之官則叅議程君愈僉事李君宗泗其後皆更代不恒至都御史

徐公源御史陳君璘僉事黃君繡而以成告廟之制中
為大成殿十楹崇八丈邃有奇廣倍其半為左右廡百
餘楹後為寢殿八楹前為告壇又前為奎文閣楹視寢
數崇畧與殿等又前為門四重中為橋三殿之左為家
廟後為神厨前為詩禮堂為神庫又前為燕申門殿之
右為啟聖王殿後為寢前為金然堂又前為啟聖門左
右為齋室室之外為快觀仰瞻二門與觀德毓粹二門
而四又左右為鐘鼓樓與角樓而六閣之前後為碑亭

各四前四亭則本朝御製而祝勅諸文皆附焉惟壇及樓及中門仍舊其餘或創或益並從新制材幹堅厚構締完整象設端偉繪飾華煥悉臻其極蓋一代之盛典

天下之大觀皆備于此是李君所經畫而黃君實成之工始于弘治庚申之二月落成于甲子之正月始建之命衍聖公聞韶已嗣爵御史陸君偁盧君翊及布政曹君元按察郭君瑄等皆來會齋祭既畢達觀于新廟東陽乃前揖徐公曰是惟都憲之賢令行事集以成此功也

又揖董君而前曰是惟僉憲之達于政勤於所事夙夜
匪懈以成此功也皆孫弗敢居又揖衍聖公而進之曰
是惟先師道德之深澤聖天子崇儒重道之盛心更新
圖遠方始自今日而式克成之尚慎守祇奉以無負于
吾君無忝于爾所生也聞韶曰敢不于斯言是圖東陽
既紀祀事黃君將為廟圖別勒于石以示久遠因復為
序之而藩憲郡縣及凡有事于廟者則書其名氏于後
云

詩禮堂銘

有序

闕里孔廟之東有詩禮堂蓋舊名也按察黃君繡重建
茲廟嘗聞故衍聖公弘恭言金章宗謁廟時為行幄以
駐驛比去有司請撤之章宗示留孔氏為延賓齋遂止
勿撤近燬于火今移而東數武許加崇廣焉因為銘以
遺行聖公間韶俾識之銘曰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
子過其徒是賴其訓維何維詩及禮手所刪定教自家
始聖不可作庭名固存萬世是師矧惟子孫有齋延賓

金所駐蹕在昔有然矧我今日新廟既闢斯堂亦遷有
來繩繩世守勿愆

金絲堂銘 有序

金絲堂舊在孔廟左廡之東東直井前直詩禮堂嘗掘
地得石刻知為孔子故宅蓋世所傳魯共王聞金石絲
竹之聲者也故歷代之樂器藏于其間比者廟燬而堂
獨存新廟之闢堂地皆入左廡金絲則移轉而西與詩
禮堂正相直東既各為額篆復為銘金絲之銘曰維孔

有宅曰維聖門魯共何人欲壞更存維壁有書四代之
文維堂有聲八音是聞此事茫昧書則真有有堂載新
宅固其舊聞樂知德斯言已久金絲在焉名不可朽昔
堂在東今堂則西欲究厥初視我銘詞

悼手植檜次匏菴先生韻

孔庭盡烈火廟貌倏更新嗟哉古檜燬僅見孤根存槎
牙橫高堂突兀撐重門禮記嘗及漢官封未汚秦所貴
手親植不與萬木群翻會衆芳茂翁鬱如雲屯枯茲發

餘燼往代有遺文

晉永嘉三年枯死隋義帝元年復生
唐乾封三年枯死宋康定元年復生

旦夕或可期今古何當分雷聲久絕響五月始一聞矧
茲時雨降遠邇皆覃均仰高復好古一日累數巡發育
豈無地栽培方有人何年重彌蓋翹首看嶙峋

題袁僉事松壑圖卷

高松盤拏如攫雲哀壑動地空中聞秋深怒呼夜濤湧
勢若萬馬驅千軍陰風蕭蕭山鬼泣水底長鯨作人立
老子橫揮似有神紛紛畫史何嗟及東臺鐵冠金石腸

携來兩袖皆風霜官船五月不知暑擲筆停杯聽山雨
題徐都憲水村竹屋卷

藹藹水中村灑灑屋上竹屢居遠城市屣脫去塵俗朝
看碧山爽夕泛晴波淥江湖有襟帶冠履無拘束昔聞
東吳老本出南州族封非渭川戶乞豈江湖曲溪山舊
業在圖史清風續華躋歷臺省雅尚在陵谷夢寐三十
年此封還此屋官塗復傾蓋佳話時秉燭指點入丹青
依稀過江麓感今復懷舊歲月如轉轂倘遂江湖遊隣

哉我當卜

題徐都憲椒園茅屋卷

南園種椒椒實紅中堂覆茅茅葉重
踈香細影入簾戶
千樹萬樹皆春風堂前不種閒花草
祇愛椒花得春早
庭檜應同手植成江柵枉被風吹倒
人家何獨無此堂
豈有喬木參天長願君朝葺堂茅夜
灌樹長記仙翁醉
遊處

過天津聞京師大雨

水急知山雨，天昏識海雲。寵開青草色，歡動白鷗羣。露
禱心須應，平安報屢聞。向來家國念，聊以慰憂勤。

鄆縣祭蒙泉外舅文

維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五月庚子朔越二十一日庚
戌具官門生李東陽代告闕里歸過鄆縣謹以瓣香斗
酒之奠遙祭于我外舅蒙泉先生岳公之墓曰公之進
退惟道升降公之存亡惟世輕重四海之外百年之內
孰不知所謂蒙泉先生也東陽夙自髫髻州獲瞻門庭遇

我以國士賓我以館甥道義之感文章之託其在天下者非一人之私情也然而生不侍于膝死不送于塋心許于南都之使天留于闕里之行當是時也公女既折吾子亦傾慨萬事之更變傷二姓之凋零痛通家之骨肉想不死之精英顧官階祿秩已過公之倍屣而風節勲業曾不及公之竒贏不勇退以自脫猶蹈常而守經此難與世俗者道將永質于幽冥杳佳城之莫即終飲淚而吞聲

歸至張家灣舟中作

使節南行又北旋眼中風物轉堪憐麥苗枯盡初逢雨
河水重來始放船野哭時時聞鬪殺山通處處起顛連
燈明月暗蓬窓底細寫封章達九天

復命題本

題為公務事先因闕里孔廟落成該禮部題奉勅遣臣
前往祭告續該臣題准令中書舍人喬宗前往恭寫御
製碑文并遣祭祀文上石等因臣欽遵弘治十七年閏

四月初七日起程本月二十三日前到闕里致齋二十

七日行祭告禮隨即督令奏帶文思院副使閻傑鐫刻

碑石各已完備五月初六日該巡撫都察院徐源督工

按察使僉事黃繡等樹立訖臣看得所建廟宇規制閎

偉工作精緻而金章睿藻大書深刻誠千年之曠典一

代之偉觀足以上妥聖靈光昭儒道傳之後世永永無

窮臣事畢之日遵奉勅旨星馳回京復命除將前項御

製文字各一通摹搨前來另行裝潢進呈外緣係奉勅

公務事理謹具題知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通達下情題本

題為通達下情事臣備負內閣叨任腹心左右輔導乃其常職比者欽承使命遠涉川陸有所聞見不敢緘默謹披肝瀝胆為陛下言之臣自閏四月以來經過裏河天津一帶適遇天時亢旱風霾屢作夏麥枯死秋田未種運舟不至客船稀少曳纜之夫身無完衣荷鋤之民面有菜色極目四望可為寒心臨清安平等處盜賊縱

橫殺人劫財者在在而是傳聞青州劫奪尤甚各該地方官負隨捕隨發各處回賊百十成羣白晝公行出沒無忌又聞南來人言淮揚各府十分狼狽或掘食死人或賤賣生口流移搶掠各自逃生運糧官軍搬壩剝淺艱辛萬倍人心惶惶莫知所措以至江浙東荒歉之地方數千里朝廷雖差官賑濟減耗折糧折東補西得不償失且民戶消耗軍伍空虛官庫無旬月之儲俸糧有累年之欠夫以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荒已至于此

北地貧薄素無積累今秋再歉則將何以堪之國家承
平富庶百有餘年一時之荒尚不堪處設有不測又將
何以處之言及于斯可為痛哭臣本庸愚生長都邑曩
于成化年間省祭原籍公幹南京再經此地始知民生
愁苦之狀州縣凋敝之由以今較昔十倍于前則臣雖
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有不得其詳者仰惟陛下聰明
聖知卓冠羣倫而居于九重之上深宮之內小臣百執
事知之不敢言言之不敢盡細微幽隱之故豈得而盡

聞之又豈得而盡信之哉臣嘗訪之道路詢之官吏皆
言糧草稅課歲有常額而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
煩科派重疊木植顏料百凡之物歲無虛月內府錢糧
交納使用更無紀極京城修造前後相仍做工軍士累
力賠錢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室田連州縣徵科
過度請乞無厭親王之國供億之費每至二三十萬修
齋掛袍開山取礦作無益以害有益者間復有之加以
貪官酷吏肆虐為姦民力困窮嗟怨交作天災迭降固

有由然他如遊手之徒號稱至親名因附搭鹽船聲言
各處馬頭起蓋店房網羅商稅國家建都于北仰給南
方商賈驚疑大非細故織造內官縱使羣小採打閘河
官吏趕捉買賣民居騷擾動地又臣所目擊在塗如此
在彼可知若此之類未易枚舉臣聞天下之患常在于
上下之情不通今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
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而知也是皆
起于容隱成于蒙蔽容隱之端其禍甚小而蒙蔽之禍

甚深大壞極弊皆由于此臣既盡知而不盡言恐陛下終不得而知也臣竊以為今日之生民疲敝已深而國用之匱乏已極若事事而蠲之則不可盡免時時而給之則不可勝給臣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戒飭羣臣痛加修省特降綸音令內外各衙門開查弊政遠近歡動稱頌聖明以為太平

之幾端在于此臣竊念往時詔旨頒降章疏畢陳而事

關內府貴戚每為掣肘如去年內戶部等衙門後府等
衙門今年兵部等衙門會奏事件及吏兵二部查奏傳
奉乞恩各一本皆經時累歲不賜施行臣恐今次所開
又成故紙如聖諭所謂虛應故事者則民情何時而慰
天變何時而彌乎伏望陛下廓離照之明奮乾綱之斷
查照前項節次開具事情凡民情時弊有當興當革者
詳加採擇期在必行乞望躬行節儉力省浮費惜無名

之官賞停無益之工作以先天下以慰生民則變歎成
豐轉災為福可以延宗社萬萬年之休矣臣變理無狀
匡輔罔功凡臣所陳弊政皆臣之責除另行具奏辭避
外今將通達下情謹題請旨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六
日奏聖旨卿所言深切時弊足見憂國至意事當施行
的着各衙門查議明白開具來說欽此

紀行雜志

弘治甲子四月丁卯陞辭奉勅賜酒饌而行部院諸公

卿餞于崇文門外同年諸公又送于大通橋東館閣諸先生餞于三忠祠府寺諸卿丞又餞于前至深溝諸門人官屬暨諸鄉舊分餞于廣惠寺癸丑諸門生餞于糕米店時中書舍人喬生宗亦奉旨有事于廟其弟太常少卿宇暨諸故舊偕餞于前而諸親尤厚者又餞而前乃別暮至張家灣巡撫山東都御史徐公源已遣舟來迎宿于舟中戊辰大風午始定乃放舟夜至灤縣已已過和合驛商郎中良輔張主事邦瑞來迓夜至河西務

庚午過楊村驛得風行至暮風橫行尚未至丁字沽數里遂野泊至辛未兵備施副使槃來迓過天津又與商張舟送過楊青驛夜過靜海縣壬申過流河驛又過青縣都御史王公沂遣人自真定來迓又過興濟縣趙主事名鶴張主事名天相來迓夜過滄州巡鹽王御史愷來會癸酉過磚河驛又過新橋驛夜過族兄訓導經甲戌過連窩驛又過良店驛孔知縣華公自寧津來會清軍盧御史翊崔叅政巖皆來迓是夜徐都憲來迓遂同

舟達日乙亥微雨旋復霽毛叅議程揚僉事壽皆來迓
過德州巡按陸御史偁以書來迓漕運都御史張公縉
都督郭公鉉皆遣人自淮安來迓又過故城縣馬御史
中錫方家居會于舟中錢御醫宗甫先寓京師予延諸
闕里視故行聖公南溪先生疾至已弗瘳歸留故城予
訪之不及見而去丙子過甲馬營驛大雨過武城縣又
過渡口驛兵備李副使善守備劉都指揮金方郎中璘
王主事鉉徐主事璉童主事器王主事納誨及鎮守臨

清朱太監雲皆冒雨來迓喜甚謂自春以來未見此雨
丁丑晚至臨清史郎中學夏主事昇吳進士便次第來
會李知府舉曹通判鏤皆來迓是日得汪編修俊檢討
偉書戊寅過東昌至魏家灣閘管河通政使韓公鼎及
袁僉事經皆來迓已郊過安平鎮登減水石壩觀徃歲
奉勅所撰記石刻項郎中甘明林進士廷皆來會是夜
宿安山驛因與韓通政談南旺湖水淺運舟拍塞不得
進乃決議陸行庚辰過東平州進訪帝堯墓墓在州城

東北二十里及冉子墓在東十里皆遠弗能至過新橋
驛宿汶上縣訪思聖堂蓋中都地宣聖所為宰故名有元
人記石刻喬中書舍人榻之聞有王彥章祠不及赴是日
提學陳副使鎬修廟黃僉事繡次第奉迓辛巳過新嘉
驛闕里司樂典籍管勾來迓曲阜孔知縣彥士道得疾
不及見冒叅政政及衍聖公聞韶先迓至濟寧弗值至
是皆來迓夜宿兗州府壬午朝魯府賜饌于承運門設
樂辭簪花又辭東門郡王鄒平王長子遣人請見皆辭

不赴癸未孔氏學錄公璜顏博士公鉉孟博士元畢主
事昭次第來迓晨至闕里雨行聖公方在父喪易服率
族人及顏孟子孫迎香帛祝文于三里鋪行五拜禮遂
前導至于奎文閣禮如初因謁聖廟巡撫巡按清軍及
三司府縣學官諸生皆陪位出會于詩禮堂宿于南池
先是李御史良以書自淮揚來迓不值留書而去甲申
遍觀廟宇皆新構窮極壯麗共致瞻羨觀漢魏以來諸
碑刻半已剝落前後古木數百株森聳如故觀手植檜

已燬枯根可二三丈許相與嘆惋久之是夜遂致齋乙酉觀書御製碑文字可一寸殊整健韓通政來會遂登奎文閣望泰山及尼防鳧繹諸山丙戌雨習儀于詩禮堂遂省牲丁亥行祭告禮喬中書宗分獻東哲曹布政元獻西哲顏博士鉉獻東廡孟博士元獻西廡孔學錄公璜獻啟聖王殿是夜雨霽禮成月東出衆情忻懌是日會宴于詩禮堂不用樂戊子徐都憲率衆請紀祀事致幣却之謁顏子廟見其傾圮太甚嘆惋久之觀顏井相

傳為陋巷舊址今有亭在焉出訪顏博士家比謁孔林
拜瞻三世墓莫能辨方向上各有石碣大字宋所立也
因西過南溪東莊二聖公新墓哭焉歸謁周公廟顏閔
麗亦黃僉事所建也巡撫而下皆陪位是日宴衍聖公
府孔學錄代行酒已丑則韓通政曹布政戈按察申都
事皆辭去徐都憲會于公館夜會于東莊子聞詩家五
月庚寅朔謁廟過曲阜縣訪孔知縣彥士族長希瑾輩
至承泗宅見兆先所題壁慟哭而返陸廬二御史會于

東池辛卯謁尼山聖廟行釋菜禮喬中書袁僉事陪位
衍聖公及其弟聞詩聞禮聞善皆從見殿宇敞陋寢殿
尤圯塑像皆暴露風日中因憶舊歲兗州嘗求修廟記
而壞弛如此悵恨不能置遂訪坤靈洞深不過數尺求
宋楊奐東遊記所載石床石枕者無有也過顏母山衍
聖公往登焉歸言酌聖井水甚清冽宿其新莊望孟子
廟及嶧山遠不能赴壬辰歸闕里祭南溪公晚祭東莊
公與其諸子哭盡哀是日陸盧二御史皆辭去癸巳將

謂廟辭徐都憲及黃僉事來告碑刻將完卜以己未立
于新廟請留觀之是日陳副使辭去始議修闕里志林
主事文煥來見甲午端陽節廟祭致胙孔氏請遊南池
以朝廷免宴辭不赴乙未觀立御製碑事畢而雨會于
詩禮堂是日徐都憲率衆來致賀幣却之丙申戒行雨
復作黃僉事請作廟圖序不果行徐都憲等約遊泰山
以朝廷尚在哀戚不敢赴丁酉以仲夏時祭來致胙徐
都憲等餞于詩禮堂復致幣又却之戊戌雨謁廟辭徐

都憲等邀觀達泉即左傳所載者岸有石刻二大字因
過孔承貴竹園園內有新泉及濯纓泉鉅竹萬竿高下
曲折水聲瀲灩出蒙翳間益孔氏一勝地也歸衍聖公
餞于家己亥雨平旦不止遂啟行徐都憲等餞于三里
舖及己乃霽過兗州不入魯王遣長史來邀重會辭不
赴暮至濟寧孔公翰聞京師閏月丁丑雨蓋乙亥奉旨
祈雨三日而應林主事送過長溝龍貞外覓來見韓通
政復自張秋來迓南旺水淺不可行至是汶水至加一

尺許夜至開河驛辛丑行聖公送至安山驛乃辭去徐
都憲袁僉事復自東平來會是夜至安平鎮壬寅會韓
通政公鋹遂行晡又雨夜過東昌癸卯過臨清徐都憲
朱太監等會于公館却花及樂甲辰王徐董王四主事
及李副使送至渡口驛夜過故城馬都憲及錢御醫會
于舟中是日聞劉謝二公謝位不允聞尚書侶公鍾致
仕乙巳冒叅政黃僉事送至德州陸盧二侍御及二司
遣學官來致書請修闕里志徐都憲韓通政袁僉事送

至良店驛盡境而別得南屏潘公辰及族子嘉敬書夜
風雨驟至宿連窩驛是日聞提學陳御史在霸州丙午
黎御史鳳見于舟中夜過興濟縣丁未過流河驛訓導
族兄復來會得崔生傑書夜過靜海縣戊申過天津衛
至丁字沽始得水夜宿楊村驛己酉聞京師大雨商郎
中張主事送過河西務是日聞陳御史擢浙江提學副
司使己赴京矣庚戌過灤縣欲謁外舅蒙泉岳公墓以
道溇不果遣劉主簿釗致祝文香燭辛亥宿張家灣趙

主事復來會壬子過通州李外貲金輩來迓過深溝諸親舊次第來迓至京宿西朝房癸丑劉謝二公會于朝房甲寅復命賜酒饌如初丙辰遣內官賜羊酒寶鈔

代襲封衍聖公謝恩表

孔子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聞韶弘治十六年九月初六日欽奉恩命襲封衍聖公爵臣聞韶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道崇先覺褒揚每荷于朝廷禮正大宗封爵竟歸于世胄仰值右文之盛俯慚接武之

難負重奚堪臨深莫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衷純粹

聖學淵微紹惟精惟一之心傳守不愆不忘之古訓隆

師重傳窮六經制作之原崇德象賢具百代彝章之美

粵自前漢肇牲牢之祀後周極茅土之封建及本朝益

增舊典銀章玉帶班超一品之階左羽右干祭備八佾

之舞以至分田賜第建學設官朝則豐館餼之儀代則

謹承傳之序弟兄繼命事同宋世之蒙虛父子沾恩光

被魯山之橋梓矧廟貌方新之日正車書大會之辰臣

聞韶早廁黌宮粗通章句執籩豆以行禮樂非曰能之
竭忠孝以事君親是所願也伏冀皇風雍穆至治馨香
岱視三公世世居東而享德嵩呼萬歲年年拱北以來
朝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行聖公謝修廟遣祭表

具官臣孔聞韶欽蒙聖恩命工重建闕里祖廟及御製
碑文遣官祭告謹率族人孔訶等上表稱謝者臣聞韶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禮必積百年而後興事

有曠百世而始見是蓋政闕治體好本民彝凡在斯文
式均慶戴若乃餘波剌澤沾被子孫其視常情曷啻百
倍竊惟闕里祖廟肇自前朝列聖以來累加修葺比歲
爵攸示戒煨燼無餘伏遇皇帝陛下天啟聖衷道符先
揆顧宮墻之舊地實海宇之具瞻爰勅有司重加修建
集四方之公帑閱五載之程期材幹堅良工製精密廟
貌嚴整輪奐偉然既不替于前規復恢張于新制足以
妥靈昭佑崇德報功極天下之大觀亘古今而不再者

也又有奎章睿藻降自重霄名刻金書垂之萬代出容
臺之香幣備郡邑之采犧特遣重臣遠稱殷禮衣冠畢
集宅里增輝臣聞韶甫襲官封方膺服制念君命重于
家事而祖廟尊于父喪易服以迎拜天顏而敢後趨朝
而謝率族姓以偕行伏願聖學緝熙儒風丕振家詩書
而戶禮樂益弘世道之光天日月而地山川永賁人文
之化徒深祝頌曷罄名言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南溪賦

西涯子寓于南溪之上公事既竣賓客既散清飈徐來
旭日始旦春服漸成烏紗微岸方衆景之駢列忽群憂
之一泮沿堤而步則蒼蘚繡地丹櫻燒林野食呦鹿園
鳴變禽繁華曜其陽叢篠蔭其陰松移徂徠之峯石出
太湖之潯境已曠而復幽路將窮而轉深乘舟而泛則泓
碧長曳汰痕圓暈虛亭倒影下入無朕菱穿荇繞條遠疑
近飛羽夾翔游鱗作陣俯空鑑以窺明激輕清而拂潤

雖非浮海之大觀亦得風雪之真韻登城而眺則面引

鳧繹背負岱宗左拱尼阜之嶄巖右瞻文廟之龍聳古

泗北枕清沂南帶達泉出乎其側汶水繚乎其外深池

曲竇下與溪會復有平疇萬區大澤千里高原隱伏廣

路長迤天冪冪以四布雲飛飛其如駛思兩儀之既闢

見萬象之流峙乾坤渺其無際靈氣宛其攸止不然則

一溪兮幾何寧我獨羨乎此偶遇孔氏之父老過而問

曰美哉溪乎其源可得而知乎父老曰此周封之遺墟

漢國之故地也其前則兩觀之門其後則靈光之基也
地以人勝事隨代更逮我故公而南溪是名滲漉汚濁
沉淳清冷塞者疏而為通涸者潴而為盈坊危有堤臨
深有凭培舊植以為堅綴新葩以為榮斯溪也乃冠裳
之所咸集軒冕之所必經詞林侈以為盛事海內想見
其風聲矧伯仲之具美與東莊而並稱余嘗覽薊遊燕
檣吳纜楚忽使軺之東邁弭余節兮鄒魯魯之山兮嶽
峙魯之水兮漣漪匪王事之在躬余胡為兮此溪窺聖

途之浩蕩望學海之津涯嘆時乎之不再觀逝者之如
斯惟德澤之汪濊配宮牆之崔巍家與國而咸休名與
牒而俱重吾固知金石之足恃託文章以為期于是衍
聖公揖而進曰嗚呼此先君子之志也先生幸為我賦
之余曰嘻有是哉乃呼墨援筆書于堂壁徘徊日夕蓋
三宿而後出也

懷麓堂集卷九十六